# 嬲

一黑暗中的美妙享受

我的名字叫梅妮萍，今年三十四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所中学当国语教师，还兼作学生业余歌舞团的声乐和

舞蹈教习。人们都称赞我是「知书达理，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才女。在大学念书时，我曾经参加香港

小姐的竞赛，以我艳压群芳的美貌和典雅高贵的气质，获得第一名，有「天下第一美女」之称，名气颇大的。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结婚已十六年，丈夫今年四十五岁，我们有子女各一个，去年他们都到外国读中学。屋

里只有我们夫妇居住。

丈夫叫元郎，原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职员，担任经营部的总管。

他是一个学问大、能力强的事业型的干才，很得总经理的器重。他气宇轩昂、德高望重、人品极好，大有长者之风。

由于他长我十一岁，一直把我当小妹妹看待，十分体贴和爱护；我从心眼里敬他、亲他、爱他。所以，十几年来，

我们相处如宾，从来没有红脸和争吵过，家庭始终都充满着和睦、友爱的祥和气氛。

最近半年，他一直很忙，经常不在家。因为他们公司正计划要到西欧各国开辟市场，公司将派他主持此事。他

正在组织人进行筹备。估计再过数月，他将亲自前往。他说，大约会有二年多不能回来，因此，很担心我一个人在

家寂寞。我安慰他，说孩子都出去了，我的身体很好，工作也很顺利，你大可不必挂心。但他仍不放心的。

在两个月前，他告诉我，欧阳东表弟大学毕业后在中环工作，想住在我们家，这样上班方便。他征求我的意见，

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们腾出一个房间给他住。

欧阳东今年二十三岁，刚刚在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说来也巧，几年前阿东就在我教书的那个学校念书，而且，

我还是他的班主任，他当班长。上中学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长得很秀美，灵气，个子也不很高。可现在他已经

出落成了一表人才，身体高大魁梧、相貌英俊。他出身书香门第，学识渊博，待人温文尔雅、潇洒倜傥，可以说是

一个典型的男子汉、少见的美男子，很叫人喜欢的。

有时我甚至产生遐思：如此男人，若能投身在他的怀抱里，任何女子都会认为是一件幸福的事！如果我是个年

轻未婚的女子，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追求他！当然，由于他曾经是我的学生，加上他的年龄只比我的大儿子长七岁，

所以，虽然是同辈表亲，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把他作当子辈来对待的，自然不会萌生非份之想。

我和丈夫感情极好，性生活也很满意，他喜欢我在家时穿上性感的睡袍，这样便于欣赏。我的身材颇为健美和

丰满，肌肤雪白细嫩，当然也愿意让自己亲爱的丈夫评价。但是表弟来了以后，我不好意思再那样穿戴，因为他毕

竟是外人，况且，他已不再是小孩子，应当避嫌为好。但丈夫多次要求我一如既往，而且说出了很多理由。我无奈

只好迁就他。这样令到表弟终日眼光光地看着我。

我发现这一点后，对丈夫说：「元郎，表弟住在这里，我穿得太露了不好意思。」他却说：「没有什幺关系，

反正又不是外人，而且他还做过你的学生。小孩子嘛，怕什幺！」我想，「女为悦已者容」，既然丈夫执意要这样，

只好服从他了。

更有甚者，有一次晚饭后，我们在一起闲谈，元郎竟把话题引到对美女的评价上，并且借题发挥，要阿东对我

的身材进行评价。

阿东说：「表嫂虽然穿着宽大的衣服，但是也可以看得出，她的身材十分苗条和匀称，特别是那细长白嫩的粉

颈和修长的双腿，十分迷人。」

元郎马上接口：「哎呀，你不知道，她身上的每一处都是惊人地美丽！」边说边拉住我：「达令，不妨把睡衣

脱下来，只留三点式，让阿东见识一下你美丽的的体型和优美的曲线！」

我忸怩着不肯脱。他便大发一篇议论，说什幺男人与女人身体的差别，仅在那三点的不同，既然三点皆已掩盖，

何患其它共同点。又说，女人的线条是一种艺术品，是上帝的杰作，美妙绝伦，封闭起来不让人欣赏是违背上帝的

本意，云云。

最后，我只好红着脸脱去睡衣，留下粉红色的三点，并在他们面前转来转去地听他们评头论足。

唉！这些臭男人，见了美女便无所顾忌，只管自己愉目，竟一点不考虑女子的羞涩之心！不过，说句心里话，

听到他们对我的赞美，我深感欣慰。

过去由于子女不在家，又没有外人，所以，我们卧室的门常常不锁，有时甚至不关上。但表弟来了之后，元郎

仍然不注意。有一次他与我做爱时，我偶尔抬头发现门开着一个小缝，我发现表弟从门口来回经过时，都斜眼往里

面看。这使我很难为情。可是当时正在热烈交欢，元郎处于狂热之中，大力冲剌，我不便扫他的兴，自己当然也顾

不上去关门。交欢过后，两人都很疲倦，我也在元郎的怀中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对元郎说：有表弟在家，以后睡觉前要把卧室的门关严。他当时答应了，但还是常常不关严。

真没有办法！因为我在学校当教导主任，同时还兼上课，工作忙，也很累，所以每天晚上都是我先回卧室，脱衣上

床躺下，闭目休息。元郎要在厅里看一会报纸，然后再进房睡觉。他经常不把门关严，我又不好赤裸着身子下地关

门，只好任其自然了。

最近一个周末的晚上，丈夫又要我全裸了身体，很技术地抚摸我，弄得我欲死欲活的。正当我非常冲动、欲焰

炽烈，迫不及待地需要性充实时，他突然说有要事办，非出街不可，并且说今天和明天都不回来，明天晚上回来吃

饭。说完，穿上衣服就出去了。要知道，这时正是我欲罢不能的时候，非常难受，希望他先给我再走。可是他说不

能迟缓，必须立即走。我只好用手来自娱。

在我关上灯、闭着眼睛自我享受的时候，突然有人用手抚摸我丰满的乳房。我奇怪元郎刚走就回来了。但自己

正是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也顾不得细问，乐得闭目享受。他又用另一只手去挑弄我的阴部，我感到十分受用，扭动

着、呻吟着，渴望他快点压到我的身上，充实我的空虚。

我梦呓般地轻轻呼喊着丈夫的名字：「元郎，我需要，快上来抱住我！」

他于是立即脱光衣服上了床，紧紧抱着我，热烈地与我亲吻，吻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微微侧过头，长出了

一口气，有些迫不及待了，便娇滴滴地媚声说道：「啊！元郎……亲爱的……不要再折磨我……求你……快点操我

……我等不及了！快点！」

他二话不说，腰一挺，就将那硬挺的长枪直捣黄龙、长驱直入了！

啊，是那幺充实、那幺有力！我发现丈夫今天的玉柱比平时更粗且长！他一进入，我就感觉到阴道被完全占据

了，甚至有一种胀鼓鼓的感觉。我当时被欲焰焚烧，处在朦胧的状态，专心在享受，加上受到猛烈的冲击，既舒服

又痛苦，根本无暇去分析为什幺他与平时有那幺大的区别。

他的抽送是那幺有力，速度是那幺快，简直如疾风暴雨一般，一下又一下地直捣花心，冲撞着我那阴道深处最

最敏感的地带，而且我觉得他已进到了我的子宫，那是一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这几乎使我窒息。

我欲仙欲死，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享受，我不由自主地大声喊叫着，腰肢在剧烈地扭动。很快，一次高潮袭来，

我象是被一股电流击中，全身一阵痉挛，便瘫软了。

他的玉柱仍然硬邦邦地充实在我的阴道中。他抱着我，在我身上轻轻抚摸，并且温柔地吻我。我虽然全身乏力，

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我心里好感激，娇柔地小声呢喃着：「元郎哥……亲爱的……你真好！」

我想，我的好丈夫真是可爱！他借口说出去办事，实际是在骗我。他先设法吊起了我的胃口，然后去服用了什

幺壮阳药，再回来和我交欢。不然他的玉柱不会一下子变得那幺粗大。因为我在生过孩子之后，阴道已不象少女时

紧凑，每次他进去，再也体会不到生育前那种充实胀满的感觉了。现在他竟找到了使YINJING 变粗变长的办法。可

是又不事先告诉我，大概是想让我突然惊喜一下，结果却使人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几乎晕过去。哎！真是的！

这幺大的年龄了，还是这幺调皮！啊，我可爱的元郎哥！

我又回味着刚才在高潮中自己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啊！今天的高潮太棒了！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他今天的戏

后抚慰也是那幺耐心，不象以前交欢后即倒头酣睡。他开始懂得女人在高潮之后更需要温存的道理了！

他还在轻轻地吻我。我也微微张开嘴，伸出我的舌头与他配合。我把小舌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吮吸。啊，丈夫

今天怎幺啦！他的嘴里没有烟味，而是一种清香的味道，多幺好的味道呀！我好锺意、好感激！一股股的电流，从

我的舌头传向全身。我的性欲又被他激发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强烈，我希望梅开二度，而且我想这一次不要在

黑暗中进行，我要看着我的元郎哥操我！

我在他耳边嗲声说道：「亲爱的，你今天真棒！我想再来一次！我要打开灯，看着你干！」说着，伸手按了一

下床头的灯掣，灯亮了。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连忙再闭上，把脸埋在他那雄壮的胸前。

他更紧地抱着我，疯狂般吻我，从上到下不停地吻，吻得我浑身肉紧，一阵阵地颤抖。他又埋头在我的阴部，

用舌头舔我的阴蒂，还把舌头伸进阴道中搅动。啊！多幺新颖、多幺美妙！我闭着眼睛，把两腿张得大大的，抓着

他的头发，娇嘀嘀地叫着：「噢！亲爱的，我受不了啦！我还要！求求你，快一点上来，我要你再次操我！快一点！

噢！求求你！」

他于是倒过身，爬在我的身上，抱着我，轻轻吻我的嘴唇。

二匿人爱的床笫骇客

我微微睁开羞眼，锺情地望着他。这时我才知道，抱着我的人不是丈夫，而是表弟阿东！

「啊呀！怎幺会是你！」我大吃一惊，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因为，我毕竟当过他的老师，在他面前一向很端庄

的。现在，弄到这个场面，确实让人很不好意思。

我轻轻地叫道：「阿东，快点下去！这怎幺可以！求求你了，快下去吧！」我用力挣扎着，并用手推拒他。可

是自己也知道，在他强壮的双臂拥抱下，我的力量显得那幺小，根本不起作用的。而且，我被他压在身下，两臂被

他紧紧抱住，一点动弹不得。

他这时大概也是「美人在怀，欲罢不能」吧，紧抱着我亲吻，封着我的嘴，并且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我连

说话也不能了。这时的我，知道挣扎也没有用，只好接受着他对我的爱抚。说真心话，我对他一向都是很喜欢的，

这次他搬来住，我非常高兴。他对老师礼敬有加，我对学生关备心至。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会与他做爱。没想到，

我过去曾经一度有过的与他这个美男子造爱的幻想，竟在今天变成了现实，而且是在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发生的！

按说，我被一个不是丈夫的男子搂在怀里做爱，本应激愤满腔、奋起反抗的。可不知怎幺搞的，我这时的心情

却是对他的侵犯毫无反感，只是在理智上觉得不妥，可以又没有决心断然反抗他，相反，在潜意识中还觉得特别高

兴。似乎是他在我饥渴将死时，突然有人送来了清凉的甘泉，我感恩戴德，不知如何报答；又好象是一个因迷路而

痛哭的小女孩突然见到了自己亲人，又是惊又是喜。因为，我这时正被强烈的欲焰烧得十分难受，显然是无法选择

和拒绝的；而且，他刚才给了我那幺巨大的享受，我在朦胧中渴望着再来一次。

我不再推拒，也没有再责备他，而是慢慢伸出两条玉臂，抱着他的脖颈，主动与他亲吻，小声说道：「阿东，

你这个淘气包，真调皮！」

他受到我的鼓励，忧虑顿消，喜形于色，温柔地吻我的樱唇和眼睛。我的耳根下面的脖颈是非常敏感的，当他

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发出了快乐的呻吟声。他发现了这一点，便将我头下的枕头撤去，使我那细长雪白的脖颈舒

展开来，他在那里不停地吻和用舌头吮舔。接着，他又舔吮我的乳房。

一股股的电流通向我的全身。我痕痒难耐，腰肢不断地扭动着，性欲一下子高昂起来，伸出双臂紧紧揽住他的

腰，以急切、渴求的目光看着他，嘴里不由自主地呼喊着他的名字：「阿东……小阿东……你……你让我……我受

不了……」

他爬在我的耳边，温柔地小声问：「表嫂，我真想再来一次，你同意吗？」

我亲昵地颤声叫道：「好的……我也……想要……快点！我要你快点肏我……」说完便把两腿再分开了一些，

闭上眼睛，急切地等待着檀郎的进入。

他得到号令，欣喜若狂，一挺腰，那根使人神魂颠倒的肉枪便长驱直入，占据了我的全部空间！

啊！多幺舒服！随着他狂烈的抽送，我欢呼着、呻吟着，娇躯在他的身下扭动着、挺耸着，与他密切合作……

很快，我便陷入高潮的震颤中，尖声叫喊、全身痉挛，紧紧抱住他的颈……我疲倦极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我闭上眼睛，享受他在我全身上下的的爱抚和那迷人的亲吻。后来我便在不知不觉间沉沉睡去。

事后冷静回忆我这时的表现，真象是一个荡妇，竟在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面前那幺主动和热情！而且，我

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冰清玉洁的淑女贞妇，是一个一向端庄、极受学生爱戴和同事尊敬的教师。更有甚者，我所投怀

送抱的人，竟是一个比自己小十一岁的、曾是自己学生的年青人。看来，女人的欲焰一但燃起，就会无所顾忌的，

真可谓「色胆包天」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他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的乳房。我很快又有了需要，小声告诉了他。

他说：「表嫂，你真好！」谁知他并没有立即进入，反而从我身上下去了。我羞目微开，观察他在干什幺，只

见他把枕头摆在床的正中间，然后抱起我，再把我放下去，枕头正好在我的臀下。

我不知他干什幺，但也不好意思问他，只是细声向他摧促：「小亲亲，快！我……要你……干我！」

他跪在我的两腿之间，将我的两条大腿架在他的两个肩头。这样我的屁股半悬空，阴部就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

了。这种姿势我从来没有试过，真有些不好意思。我发现他正在欣赏我的阴部，并且说：「表嫂的阴道口象一个鱼

嘴，一张一合，真可爱！」

我一听，羞得满脸发烧，连忙用双手捂在眼睛上。我感觉他的肉棒已经接触到了阴道口，心里有些紧张，便屏

息等待。接着，他缓缓而进，那种膨胀感逐渐深入。进到一半时，他突然又退了回去。我心中一阵失望，刚微微睁

开眼睛，谁知，他竟猛然长驱挺进，直捣花心。

「噢呀！」我不由自主地尖叫一声。我觉得他顶到了我的心脏，我的阴道连同子宫都被充实和胀满了。原来这

种姿势的妙处就在于可以进得更加深入，加上他的玉柱本来就十分庞大，所以我才会有那种奇妙的感受。

他进去以后，没有动，在里边停留着。我们都在体会着。我的阴道在不停地收缩，他的玉柱在不停地翘动。我

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的眼睛，四目锺情地对视着。两人都会心地一笑。

「表嫂，你真美！特别是你因羞涩而面罩桃花时更美！」他深情地小声说。

我心里一热，还给他一个感激的微笑，然后说：「真的？」

他的两手本来是抱着我的大腿的，现在从两侧绕过来，各抓住我的一个乳房，温柔地搓揉着，说：「当然是真

的！你的身材多幺优美，苗条而丰腴，坚挺的双乳、细嫩的粉颈、可鞠的蛮腰、平坦的小腹、修长的大腿，肌肤白

嫩、细腻而极有弹性。」他似自言自语般继续说道：「这眼睛清澈、明亮而含情脉脉！高贵、典雅的气质而极有魅

力！还有这鸭蛋脸、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口、悬胆鼻，天庭饱满、地颏方圆……啊！天下美人之美皆集于你一身！

表嫂，真是一个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一个迷倒众生的小尤物！」

这些话，若在平时，当我把他看作学生和小孩时，说出来，我可能会斥责他；可今天，他是我的小情夫、心上

人，气氛又自不同，听起来格外甜蜜。一个女人，最爱听的话，莫过于情人对自己的赞美！这是摧情剂、是迷魂药！

我被他赞美得好感动，眼里闪着泪花，对他的感情骤然增强。只是柔声对他说了一句：「阿东，你真好！」

这时，我突然感到阴道中需要磨擦，希望他能开始活动，给我更大的享受。于是，我看着他，用我那会说话的

眼睛向他传达渴望与企求的信息，同时我的盘骨也在不停地扭动。

他一下就领会了，开始慢慢地有节奏地抽─送─抽─送……我继续体会着这美妙的膨胀感的进退。突然他又猛

地一挺，直捣黄龙，出乎我的意料，我「啊」的一声，我准备他会再大力挺进，可是他又在缓慢，过几下突然又大

力深进一次，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一下。我无法掌握他的规律了，我的精神始终处在被动中，他每冲击一次，

都使我的情绪发生一次变化，把我的性欲不断地向高峰推去。我呻吟着、扭动着。他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但仍然是

「九浅一深」。我无法忍受了，大声求他：「好亲亲，再快一些！快！」

他在加快！力度也在逐渐加大！

「噢！……天哪！……」我不停地叫着。他进得那幺深，力量那幺大，我是那幺快乐！不由又叫：「快！大力！」

他开始疯狂地冲击。我的两腿在他肩上，他的手还抓着我的乳峰，这样我的身子便随着他的动作前后颠簸、上

下起伏……「啊！我要死了！」我呼叫着，两手使劲抓住床单不放。

我的声音越来越高，简直有些声嘶力竭了。

我们都处在疯狂的状态。他拚命地冲击着，我与他配合着。

「啊！」我大叫一声。又是一次高潮，比上次还要猛烈。

表弟只有二十多岁，年轻力壮，精力超人地充沛，而且十分懂得做爱的技巧，这一晚他一直在我的床上渡过。

我们难舍难分，谁也没有想到为怕我丈夫回来看见而分开。丈夫也根本就没有回来，而且，我全身心地浸沉在对表

弟的柔情蜜意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还有一个丈夫。

这一晚，我们不停地做爱，一次比一次配合默契，一次比一次欢乐！我们一直干到天明。小表弟用七种不同的

姿势，七次把我带到快乐的颠峰！清晨五点钟，当最后一次强烈的高潮袭来后，我们都十分悃倦，不知不觉地互相

拥抱着睡着了。

我先醒来。我还想着今天要去上班，但又不知几点钟了。平时，我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醒。但是今天我心中无

数，因为昨天晚上玩得太晚，我怕睡过头了。挂着厚窗帘，屋里很暗，估计不出时间，我想到桌子上去看表。但是，

阿东还没有醒，他睡得那幺香甜，嘴角还挂着幸福的微笑，我情不自禁地在那唇上吻了一会。我真不忍心叫醒他。

可是，我被他紧紧搂在怀里，一条腿还插在我的两腿中间，顶着我的阴部，要从他怀抱中挣脱出来还真是不容易。

可爱的小家伙，他大概怕我跑掉！但我必须起来。于是，我把他抱着我的那只胳膊慢慢拿开，坐起身来，又移走我

两腿中间的那条腿，这才脱身。

我下床一看表，中午十二点半钟，大吃一惊，心想，该死，上午的课耽误了！我抓起衣服刚要穿，猛然想起今

天是休息日，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坐在床边，轻轻吻他的嘴和脸颊，抚摸他的胸脯。后来，我见他的玉柱仍然十分硬挺，耸天挺立，便用双手

捧着，爱不释手地玩弄了半天。后来，我心里一热，就俯下身，用舌头轻轻地舔，一开始舔龟头，后来慢慢往下舔，

一直把他的阴囊也舔了一遍。

不知什幺原因，过去看到丈夫的这个部位，我总觉得是那幺丑陋和肮脏，连摸都没有摸过的，更不用说用舌头

去舔。可是今天，一见到它朝天耸立、粗壮有力、剑拔弩张的样子，立即想到：啊！就是这个小东西，昨天晚上威

风凛凛地在我体内横冲直闯，弄得我欲仙欲死、如醉如痴，一次次地把我带到快乐的巅峰！我那幺喜爱它，恨不得

一口吞到肚中去，丝毫没有嫌它丑、怕它脏的感觉。

我一下一下地舔着，觉得那味道真好！我看到它根部的毛丛中有些污渍，这是没有擦净的我俩爱液与精液的混

合物，我如获至宝，也立即舔吃干净。我越舔越兴奋，越嗅越冲动，干脆把它往我那樱口中塞。糟糕，它是那幺粗，

而我的口又太小了，它进不去！我只好利用肌肤的弹性，使劲张嘴，硬往里面塞。啊！终于进去了！可是，它几乎

把我的口撕裂！我的嘴里满满的，一点空隙都没有了！我含着它吮吸！我以前在小说和性书上经常看到「口交」，

但我和丈夫从来没有试过。没有想到竟这幺刺激。

我发现阿东的身子在颤抖。我抬起头一看，原来他被我弄醒了。我脸一红，问他：「亲爱的，我弄疼你了吗？」

他的手在我光裸的背上轻轻抚摸着，微笑着说：「不疼，不疼，舒服极了！」

我受到鼓励，又俯身继续为他服务。这次，由于他已经醒来，所以我更加用力地舔吮，捧着它在我嘴里抽送，

一直进到喉咙。阿东反应非常强烈，他在呻吟、在叫喊，他的腰在扭动、臀在起伏、身子在颤抖，他抓住我的头发

往下压。看到他的反应是如此强烈，我更加卖力了。突然，我觉得那玉柱在不断膨胀，几乎把我的嘴撑破。紧接着，

我听见阿东大叫一声，那玉柱便在我嘴里挺动，一下又一下，共有十几下，每跳一下，便有一股热流射向我的喉咙。

我知道，他来了一次高潮，排泄了！

我兴奋极了。我的服务是有效的！我给心上人儿带来一次高潮！我激动地把他的精液全部吞咽到肚子中。我觉

得是那幺香甜，因为这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它不再喷射了，可是我还意犹未尽，我把它退出来，双手捧着，伸出舌

头，一下一下地舔，把每一点每一滴都吃下去。

我看着那玉柱由硬挺渐渐变软，然后一点一点地变小、变小，便用手拨弄着它，象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叫道：「

阿东快来看呀，这小鸟儿垂头丧气了，软绵绵的真可爱呀！」

我把它捧在手里，用手指轻轻拨弄它，调皮地说：「哇！小东西，刚才你还那幺威风、那幺神气活现，现在却

少气无力了！真可怜！你累了吧？好，我不动你了，你乖乖地休息吧。真是乖孩子！」我直起身，望着阿东笑。

阿东微笑着下地，一把将我抱起来，走到沙发前座下，让我赤裸的身体坐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揽着我的腰，一

手托起我的下巴，在唇上吻了一下，然后抚摸着我的脸问：「表嫂，我昨晚侵犯了你，你恨我吗？」

我娇嗔道：「恨！你趁我痴迷，私闯禁地，偷香窃玉，玷污了我的贞节，还有脸问我！」

他吃吃地笑着说：「那小弟向嫂子请罪了！甘愿受罚！」

我哭笑不得，把脸贴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说：「你说怎幺罚吧？杀你我怕犯法，罚款我不缺钱，打你我心疼，

赶走我又舍不得！可是你对我罪大恶极，若是不加惩罚，我却不甘心！你说你干的这事，让人多为难！这样吧，就

罚你……罚你再……亲吻我一回！」

他果然热烈地拥着我亲吻了好大一会儿，几乎吻得我喘不过气来。

接着，他抚摸着我的俏脸，说：「嫂子今后有什幺要求和难处，只要你说出来，我赴汤蹈火也要为你卖力！」

「哼！小小年纪，就会说大话！」我伸手握住他那又变得十分硬挺的玉柱，斜睨他一眼说：「唉！我这一生守

身如玉，冰清玉洁，视贞节如生命。做姑娘时，我就品学兼优，又当了香港小姐，名躁一时，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

追求我的人倒是很多，可是我一概冷淡，就谈了你表哥一个男朋友，结婚后，除了你表哥，我没和任何男人上过床、

接过吻！可是昨天晚上，真是鬼驱神使，偏偏落到了你的手上。当时，我正处在痴迷状态，朦胧中我感到有人摸我，

可我以为是你表哥，就投怀入抱、听其摆弄。谁知道竟然是你这个小鬼！」

他说：「我对表嫂心仪已久，在学校念书时，我对你就非常崇拜，敬爱备至。我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就是因

为我心里一直坚持以表嫂作为择偶标准，可至今没有遇上。但对你我是从来没有产生过邪念和非份之想。可是住在

这里以后……」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似乎不知如何措词。

我立即接上：「住在这里以后，你表哥总是让我穿性感的衣服，我本就不同意，主要是见你年轻，又没有结婚，

怕你学坏了，出去干坏事。他说不会。可结果呢，恶有恶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老婆被别人弄到手了！」

他揉捏着我的乳房，笑道：「昨天晚上，当你打开灯，看到是我的时候，我心里好害怕！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你

任何处罚的思想准备。可是后来你没有爆发，反而接受了我。我心里好感动啊！」

我边回忆边说：「我也说不清。若按平时我的观念，我决不会和别的男人睡觉；如发生了此事，我必然会拚死

反抗。可是，昨天我处在痴迷状态，理性思维停止了，一切都靠感觉。当时，一看是你，我先是大吃一惊，心想：

这个调皮鬼，你怎幺到我身上来了？继而，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想把你撵走。我正要用手推你下去，可是，不知怎

幺搞的，看着你，我的心立即软了。不但不想骂你、赶你，反而希望你继续做下去，再给我更大的快乐。这个过程

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当时不可能进行严密的理性思维。」

我继续说：「现在冷静的时候分析，我之所以没有坚决拒绝你，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你平时给我的印象很好，

是我的得意弟子，感情融恰，是自己喜爱的人，当然更不是恶人、坏人。所以，按我平时待人的规律，对自己亲爱

的人，是不会恶语相向的，即使你有了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会原谅。第二，我当时被欲焰烧得几乎要死要活，你

突然来帮助了我，使我享受。当时，我的潜意识中，似乎是你把我从烈火中救了出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想想

看，这两条加起来，我怎幺会强行制止你！阿东，不知你有没有体会过欲火焚心的感觉？」

他说：「我从来没有与女人接触过，自然体会不到什幺叫欲焰焚心。不过昨天晚上以来，我却是一刻也不想与

你分开，时时想和你做爱。」

我笑道：「你每次欲焰才燃，还未焚心，我就满足了你。你当然体会不到『受焚‘的滋味了！不能便宜了你，

我得设法让你体会一下欲火焚心的味道！」

「啊！好嫂子，你千万不要这样！」他在我脸上到处乱吻一气，又说：「表嫂，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

是由于欲火焚心，痴迷之中才接受了我。可是，现在你很清醒的呀，怎幺允许我把你赤裸的身体抱在怀里、到处乱

摸，还对我这般亲热呢？」

这一问，使我的心卟卟狂跳，脸登时感到发烧，娇嗔地嚷道：「呀！你好坏！」同时，连忙把脸埋到他那宽阔

的胸前，双臂环着他的腰，两只粉拳在他后背上轻擂。

他轻轻地笑着，不再逼我回答，只是用手在我身上到处抚摸。

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抬起我的下巴，在我唇上吻了一下，说：「啊，我只是问了一个小问题，一张俏脸到现在

还这幺红，真是羞态可掬呀！」

我微微睁开眼睛，斜睨他一眼：「哼！占了便宜还卖乖！」

「好！好！我不再问了！」他抚摸着我的脸，连连道歉。

我说：「可以告诉你原因。若是在昨天晚上前，你休想摸我一指头。可是，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你想，我既

然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给了你，别的还有什幺可以珍惜的呢！」

「那幺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幺呢？」他问。

「包括身心两方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身最宝贵的东西是阴道，已经被你占有了，而且一夜交欢，交颈

贴股，时刻没有分离；心最可贵的是感情，我给了你，因为昨晚以来，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你，而且爱你爱得快

疯狂了！」

他感动地吻着我说：「好嫂子，谢谢你！」

我嗲声说：「阿东，不要再叫我『嫂子‘好吗？」

「那我叫你什幺呢？」他问。

「叫我妮妮，或者叫萍姊，或者……也可以叫我萍妹！」我说。

「我怎幺能称你妹妹呢，你本来比我年龄大呀！」

「你真傻！一点不知道女人的心！」我用手在他身上捏了一把：「妹妹才好在哥哥面前撒娇呀！」说完我的脸

又一阵发烧。

「啊，我明白了！」他用手搔了一下头：「好妮妮，我的小妹妹！只怪哥哥笨，请萍妹原谅！」

「阿东哥，」我亲昵地叫了一声，并主动抱着他的脖颈，在他唇上亲吻。我叫你答应，好吗！——情哥哥！」

「唉！」他应了一声，紧接着也叫道：「情妹妹！」

「唉！」我也应了一声，撒娇地把脸埋在他的胸前，擦来擦去，手伸向他的下体，抓住那硬挺的肉柱，一下又

一下地紧握：「东哥哥，我好幸福呀！」

「萍妹，我更幸福！」他抓住我的乳房：「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接着说：「东哥，我有几个要求，你得答应我。」

「有什幺要求？请萍妹尽管说。」

「第一，我们俩的事，千万不能让你表哥知道。他是个极好的人，我不想让他伤心难过。当然更不能让外人知

道，否则我怎幺还有脸去面对学生。事已至此，两心相印，我想，让我们断绝关系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检

点和节制。」

「好，这点我答应。不过，我想表哥也不是那种狭隘、守旧的人。」

「那可不一定。再开明的人，自己的老婆让别人占了，也会拚命的！」我继续说：「第二，无论昨天晚上的事

是什幺原因造成的，反正你已经占有了我，我的身子和心也都给了你，因此我便也是你的人了，今后你可要善待我。

过去，我是一向鄙视和反对婚外找情人的。而现在，自己却稀里糊涂地有了一个情人。你是耍诡计占有了我，我却

是『不想为而不得不为之‘，便认了你这个情人。当然，我今后自然是不会再去找别的情人的，我会为你和你表哥

这两个丈夫守贞的。你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享受，我好锺意，好幸福，我不后悔。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没有你，我

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甚至在你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结婚以后，也不要忘记了我，不要抛弃我，要经常来看我。我永

远需要你的爱！」说着，我动情地流下了眼泪。

阿东也激动地紧紧搂着我，吻我，舔我的眼泪。他说：「妮妮，我的好妻子！我永远爱你，永远不离开你！我

要和表哥一起，与你长相厮守！我此生决不再娶！」

我们抱头痛哭。

后来，我们又都笑了，又拥抱着热吻在一起。

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你的肚子该饿了吧！」

他吻我一下，抚摸着我的光裸的身子，笑着说：「不饿。秀色可餐！昨晚以来，我不是一直在享受美色吗，哪

里会饿！你饿吗？」

我抓住他那又硬挺起来的玉棒，摇晃着，娇声说：「我一直在吃你的香肠，快撑死我了！」

我娇笑着。他把我搂得更紧。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调皮的主意。于是，我坐起来，把他的身子放平，轻轻抚摸，吻他的全身。后来，又吮舔他

的玉柱，直把他弄得呻吟不止。他大声叫道：「妮妮！快上床！我忍不住了，我要你！」边说边拉住我的手。

我一用力，挣脱了他的手，并往门口走去。他见我要走，翻身跃下床来抓我。我快我跑出卧室。他紧紧追来。

我大声笑着、跑着，利用厅里的沙发、桌椅、家具，与他周旋。

他边追边叫：「好萍妹，等我，我受不了！不要惩罚我，我已经尝到欲火焚心的滋味了！」

看到他那喷射着烈焰的眼睛，听到他如泣如怨的颤抖的声音，我的心顿时软了。我实在不忍心让自己的心上人

这幺痛苦。我不由得脚步放慢，并转过身，向他奔去，一下扑进他的怀里。他那坚挺的玉柱剑拔弩张、高高地向上

挠起，是那幺粗大，涨成紫红色的了，顶在我的小腹上。

「好妮妮！好萍妹！我想你！快给我吧！」说着，把我捺倒在地上。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已如饿虎般扑到我的

身上。他毫不留情地向我进攻，挥军挺进，直捣黄龙。他真象一个武士，面对一个无招架之力的敌人，疯狂地在冲

锋陷阵。我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但却十分刺激和兴奋，因为我正在被自己所爱的人「强9 奸」，我渴望他强9

奸！

一阵无法形容的快慰传入我的脑神经，我全身发热，呼吸加速，心跳得很厉害，身体的每一部分的肌肉，也不

断地在收缩着。这种感觉到达了顶点时，我感到脑海一片空白，自己不知怎样做好，我只感觉到一种速度存在。

「哎哟……呀……呀……噢，噢……哟……呀……」我的叫声，极不规则，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只有五分钟，我们便一齐到达了高潮的巅峰！我舒服死了！

我们拥抱着躺在大厅的地毯上。过了一会儿，我喘息着，小声说：「小亲亲，我们都满身是汗，不如我们先一

起去洗个澡，好吗？」

「好的，萍妹。」

于是，两个满身是汗的赤条条的有情人儿，手拉手地站起身，走进洗手间。我把大浴盆放满了热水，我们一齐

跳进去。

我让他坐着不要动，由我先给他洗。我蹲在他的后面，先为他擦背，轻轻地为他按摩，后来又伸手到前面去洗。

我那两团肉与他的后背不断磨擦，弄得我心里欲火又起。我让他转过身，再为他洗前面，不由伸手抓住了玉柱。那

里仍然十分硬挺。我慢慢地抚摸着，他的身子开始颤抖，发出了呻吟声。

他忍无可忍了，一下把我抱在怀里，频频亲吻，然后把我的两腿架在浴盆边，就在水里与我交欢。

只见水花飞溅，我的身子在水中前后摆动。我从来没有试过在水里干这事，格外刺激和冲动。很快我们就同时

来了高潮。

我瘫软了，闭目躺在水里一动不动。他这时才开始为我洗澡。他是那幺认真仔细，把我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

打了肥皂，用手轻轻涂抹，甚至还伸手到阴道中轻轻给我冲洗。后来，他把我抱出来，让我坐在椅子上，用毛巾为

我擦干，再抱我回房。

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什幺也没有盖，赤条条地，迭股交颈。

我把脸贴在他的胸前，娇声说：「阿东，你真好！我爱你！」

他在我唇上吻了一下说：「妮妮，我的娇俏的小心肝，你更好！我也爱你！」

我们互相拥抱着躺在床上休息。

三亲自安排引郎入室

过了一会，阿东说：「妮妮，我们起床吧！」

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依偎在他怀里，抱着他不放，娇滴滴地说：「不嘛！不让你离开我！抱紧我。」

他说：「再不起床，我怕表哥要回来了。」

我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不过我没有力气穿衣服，你给我穿嘛！」实际上我不是没有力气，只是想让他多

抱我一会。

他笑着把我抱起来，让我偎依在他的怀里，为我戴上三点式的比基尼，再穿上那件很露的睡袍。他自己穿好后，

便牵着我的手，一起来到厅中。

我们一起做饭，简直象新婚夫妇那幺甜蜜，过几分钟就要吻一次、抱一会。

做完饭，只有四点半钟，而我丈夫一般到五点钟以后才能回来。我拉阿东回房，要他再抱我一会。他坐在椅子

上，说要我坐在他的腿上抱我。我不干，非要他和我一起上床躺着，因为我觉得这样二人的身体接触面大。

我们在床上紧紧拥抱着，亲吻着。我的手伸进他的裤中，握着他那令人神魂颠倒的硬挺的宝贝。我们都忘记了

时间的流逝……「起来，起来，要吃饭了！」丈夫的声音，就在房中。

我大吃一惊，一下从阿东的怀里挣脱出来，跳到地上。

「元郎……我……我……」我无地自容，不知说什幺好。在丈夫面前，我有一种犯罪感。我真后悔不该利用这

半小时再让阿东抱我。我低着头站在那里，全身都在颤抖，抬不起头来。

「好啦，先去吃饭。」丈夫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阿东向饭厅走去。奇怪，他似乎没有生气的意思。

在饭桌上，我坐着不动也不吃。事情到这个地步，我怎幺能吃得下。而他们两个人却象是没有事一样，又吃又

喝，谈笑风生。

丈夫举起杯：「阿东，你真有本事，竟把一向庄重娴淑、冰清玉洁的表嫂弄到手了，祝贺你！妮妮，你也来陪

着喝一杯吧！」

阿东微笑着与他碰杯。

这家伙，分明是在嘲笑我！我不动，也不抬头。这时候，他若大发脾雷霆甚至打我一顿，我也是能接受的，因

为我作了对不起他的事；可他不但不发火，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反而受不了。我捂住脸哭了，哭得很伤心。

丈夫这时站起来，把我拥在怀里，用毛巾为我擦泪，柔声说：「妮妮，不要哭！是我对不起你！你听我从头对

你说行吗？」

我睁开泪眼看看他：「说什幺呀，都是我不好，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也不能全怪我。屋子里那幺黑，我又

被你弄得如醉如痴，他进来抚摸我、与我做爱，我始终以为是你。」

丈夫笑着说：「不能怪阿东。这一切全是我安排的。」

我大吃一惊：「啊！是你安排的？是你们做好了圈套叫我钻的！为什幺？」

「妮妮，你听我说，」丈夫慈祥地笑着：「我这也是为你着想。你知道的，我两个月后就要到西欧，至少得二

年不能回来。我最担心的还是你，怕你寂寞，怕你孤独。所以我想把你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来照顾。正好阿东的父

亲与我商量借房的事。我对阿东印象极好，加上你们之间还有师生之谊，我认为我找到了可以照顾你的人了，所以

就同意借房给他。这一点，当初我就对阿东讲明了，他表示很愿意帮助你。在阿东搬进来之后，我又想到，你还年

轻，很年轻，青春年华、精力旺盛，你的生活除了吃住、工作，还有性欲的满足。这怎幺办呢？你不能没有性生活。

而且，人到三十多岁又是性欲最旺的时期。我年纪大了，工作又忙，在性上我没有满足你，一直很内疚，总得设法

为你弥补。我又想到了阿东，这小伙子相貌堂堂、品行端正，对你也是崇敬有加，如果他能接受，应该是最理想的

人选了。于是我多次与阿东商议。他执意不肯，因为他始终把你当师长看待。后来经我反复陈述，他接受了。他说，

只要能使他崇敬的老师幸福，他愿意干。因为他从小就从内心深处在爱着你。但是他又顾虑：以他对你的认识和了

解，你决不肯接受这个办法的。于是我就安排了近期的一些事情，包括让你穿性感的衣服、我们性交时故意露个门

缝，以及让你脱了衣服，只穿三点式听我们评论，都是为了让你从心理上逐渐克服在阿东面前的羞涩之心，为后来

的变化作好思想准备。昨天晚上的事情也是我一手导演的。」

我一听，又好气又好恨，站起来挥动两拳使劲捶打丈夫：「你好坏，竟想出这种损主意来捉弄我！在我面前搞

什幺心理战术！」

我又跑到阿东面前，双手打他：「你这个小东西、小坏蛋，你也敢配合他来欺负我。」

他们都是任我打、任我捶的，只是笑。

我气得坐到沙发上哭：「你们是好心，我可以原谅你们，但为什幺事先不跟我说一声！刚才你回来，被你从床

上抓住，都快吓死我了！你们可好，跟没事一样，笑嘻嘻的。」说完，委屈得放声大哭。

他们坐在我的两侧，紧贴着我，丈夫用手帕为我拭泪，阿东在我后背轻轻抚摸。

丈夫说：「你向来洁身如玉，严守贞操，如果事先告诉你，以你的性情，能得到你的同意吗？所以，我与阿东

商议，只好来个先斩后奏，生米成了熟饭，事情大概要顺利一些、好解决一些。」

「哇！好一个生米成熟饭！你们就不怕我一怒之下杀了阿东，还是我自己因羞愤而自杀？」

「问得好，」丈夫得意地说：「这就是我这个心理学博士的长处了。我分析，如果换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不

熟悉的人，你说的结局都可能发生。但是我选的是阿东。阿东是什幺人？他是你一向最喜欢的学生，人品出众、能

力超群、为人忠厚。你一直把他当子辈看待，根据你宅心仁厚的特点，即使阿东有错，你也会原谅他的。所以，我

事先预测后果：最坏的是你把他大骂一顿，赶出房间、赶出家门；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你能接受他，爱上他。我刚才

回来，一看你们亲热地拥抱在床上，我十分欣喜！功德圆满！」

这时阿东说话了：「我爱妮妮，不自今日始。我一直要找一个象妮妮这样的姑娘做配偶，可是我一直找不到。

表哥，我已经想好了：既然机缘把我们三人连结在一起了，那幺我们就永远不再分离。我此生决不再娶。妮妮就是

我们两人共同的贤德妻子。我们两人都是她的丈夫，一同来关心和照顾她。」

「好！好极了！」丈夫在鼓掌。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想鼓掌！

我无话再说，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阿东。这时我的心情，反而非常坦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与阿东的关系

已经「合法化」了！我们今后不必再偷偷摸摸了！我爱他，真心爱他！

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我有了两个可爱的丈夫，他们都是那幺好，那幺关心和体贴我。委身于他们，我没有任

何后顾之忧！

「怎幺样，」丈夫摸着我的头发，说：「现在可以吃饭了吧。听阿东说，你们废寝忘食一整天了。」

我一听，满脸通红，羞愧地拉着丈夫的手摇晃着：「哎呀！你瞎说，不许说！」又拉着阿东的手摇晃：「小坏

蛋，谁让你告诉他的！」说完，抓住他们的两只手，捂在我的脸上。他们二人哈哈大笑。

他俩每人牵着我一只手，送我到洗手间，洗去脸上的泪痕，又一同陪我回到餐桌。

「来，让我们共同举杯庆祝这个新家庭的组成。」丈夫首先发起。

三人都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两个人都抢着夹菜往我嘴里塞。

我「吃吃」地笑着，娇嗔地嗲声嚷道：「哎呀，我的嘴已经塞不下了！两位丈夫哥哎，请你们不要把我当小孩

子了，我自己会吃的！」

二人又是一阵哄笑。我白了他们一眼，低头吃菜。

我端起酒杯，柔声说：「我来敬二位丈夫哥三杯酒。第一杯，感谢你们对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和对我的体贴；」

我先饮了，他们也饮了。

「第二杯，虽然你们的主意太坏、太损，但是，念其初衷确无恶意，故而我原谅了你们。来，为我们言归于好

干杯！」

他们高喊着「言归于好万岁」，与我一齐干杯。

「这第三杯嘛，」我想了一下，说：「祝我们的新家庭兴旺发达！」

「如何兴旺发达？请道其祥。」阿东问。

我解释道：「两层意思，一是祝我们现有的五口人岁岁平安、事业有成！」

「那第二层呢？」元郎问。

「家庭昌盛，子孙兴旺。阿东不能没有后代，我决定在元郎出差以后，除去避孕措施，我要为他生两个孩子！」

二人都在鼓掌欢呼。

「为什幺要等我走了以后呢？」元郎不解地问。

「你走以前，我每天都要分别和你们二人做爱，如果怀孕，天晓得是孙家的种还是欧阳家的种！」

他们又一次鼓掌，喊着：「妙！」「妙语连珠！」

元郎问：「你说每天要分别和我们做爱，请问如何安排？」

我想了一下说：「这好办，我辛苦一点，在你们二人的房间之间来回跑呗！」

阿东：「这恐怕有问题：高潮后你总是瘫软好半天的。你哪里还有力气来回跑！」

元郎：「而且，若想梅开二度怎幺办，总不能让另一个人干等到后半夜吧！」

阿东：「不如这样，每人以一个小时为限，到时间另一个人去接，把她抱回自己的房间。」

元郎立即反对，说这些都太复杂。他说：「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最简便办法：「嬲‘字。不知妮妮是

否喜欢二男一女游戏。就是我们三人同睡一床，二人同时为你服务，互相配合，分工协作！戏前功、戏后功二人同

时进行，交欢时，第一人上去干，另一人为你作口舌服务或按摩，完事后，第二人上去。如此周而复始，以致无穷！」

我听后，心中一动，想到那情境，真够刺激！但说出来也真让人害羞！我的脸一下子「唰」地红到耳根。不过

我从心里是想试试的，因为以往当我性欲冲动时，我的确渴望给数个男人抚摸和冲击。但是我怎幺好意思去说。

我锺情地看着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人，听凭发落！」

一个最佳方案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接下来讨论方案开始实施的时间。阿东说：「妮妮今天太累，明天开始吧。」

元郎说：「不，今天开始！要知道女人的性欲是个无底洞，所谓『欲海难填‘就是这个道理。妮妮，你说呢？」

我真的渴望尽快试试这新颖的方法，于是说：「你们不要争了！我看，就从现在开始吧！」

「好！」元郎看着阿东：「你把她抱回房去。」

我连忙说：「不，我自己能走！」

元郎风趣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小宝贝，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节省你的每一分精力。你要对付的是两个彪形

大汉！」他对阿东一点头。阿东会意地拦腰将我抱起。

我的身子刚挨床，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为我宽衣解带、脱鞋褪袜，瞬间的工夫，就把我剥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了。

然后他们又除去了自己的衣服。

我闭目躺着，等待他们的服务，心里好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两个男人「轮（）奸」过。而且，我仍然有些

羞涩，不敢看他们。

元郎在那里发号施令。他喊道：「舔遍全身！」

他们先把我的身子翻过来俯卧。二人大概做了分工，一人从颈开始，一人从臀开始，逐步往下。我感到身上凉

凉的，痒痒的，特别是阿东舔我的脚心和脚指头时，痒得我真想踢腿，但怕踢伤了他，只好强忍着。后来，他们又

把我翻过来仰卧。从头到脚尖又被舔了一遍。特别是，阴蒂和乳头同时被吻舔，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了。我突然就来

了一次高潮。天哪，还没有进入，就给了我一次高潮，他们可真是有本事！

他们又一齐为我抚摸、轻吻，进行戏后功，二人配合得极好。

待我平息以后，我希望他们进来，小声说：「我要！」

元郎先骑了上来，他这次的主要战术是「九浅一深」，运用得特别的熟练，十分精彩；与此同时，阿东在卖力

地抚摸我的所有露出来的肌肤，尤其对我的几个最敏感的部位，反复刺激。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对我身上的所有敏

感地区了如指掌了。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弄得我「噢噢」直叫。不到十分钟，我又来了一次高潮。

待我平复几分钟后，阿东立即上阵。他这次又用了一个新招数：让我爬在床沿，他将从后面进入阴道。他把我

抱起来，放在床边，可是发现床太矮。正在思量办法，元郎马上躺在床边，让阿东抱我爬在他的肚子上，这样高度

正好合适。阿东两手抱着我的屁股，大力冲击，这个姿势也是可进入很深的。而元郎面对着我，抚弄我的乳房和脸

颈。我感到特别刺激。大约十五分钟，阿东与我同时高潮。他排泄了。

又轮到元郎了。他说不要抱我上床，并且要阿东与他合作，来一个三人戏。办法是阿东垂直躺在床边，在他身

下放一个枕头，把他的臀部垫高，使玉柱高高擎起，让我爬在他身上，使玉柱进入玉门，而元郎用润滑油涂满我的

肛门和他的玉柱，要从我的肛门进入。我一听，大吃一惊，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后庭进入的方式，而且前后夹击，

更是闻所未闻的了，心里一阵激动，似乎没等他们开始，我的高潮就快要来了。

开始了！我的肛门里胀得难受。他缓缓而进，为的是让我适应一下，以后便逐渐加快。阿东也在我的前面不停

地耸动着，与后面的冲击步调一致，同时与我亲吻，因为我们的脸正好相对。哎呀，这个方式的感受我简直无法用

言语形容，总之是美妙极了。他们弄得我几次死去活来，呼天叫地。阿东捧着我的脸，亲吻我，并温柔地轻轻抚摸

我的酥胸和乳房，为我减轻了一些痛苦。一个在后面进攻，一个在前面抚慰，这种配合也算是十分奇特的了。这次

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使我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我的高潮一浪接一浪。他们这两个男子汉，各显神通，在互相比赛和竞争着。当

然，得便宜的还是我。

我们从第一天晚上七点钟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点，他们见我昏迷过去了，才算停止。看来，如果我要求，他

们仍然有力量满足我。

这一晚，我创造了奇迹：在八个小时中来了二十次高潮。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因过于激动而昏迷了抑或是因疲劳过度而睡着了。反正我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才醒来。这

个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知。我醒来后，只有阿东守在我身边，元郎上班去了。

阿东说，昨晚三点钟我睡着以后，他把我抱到卫生间，他们二人一起为我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又送我回来放

在床上。我的整个人象面条一样软，非常可爱的。他让元郎赶快去休息，准备第二天上班，他则搂着我睡下。实际

上，他一直不敢睡着，因为我几次梦中要水喝，他每次都抱起我用小勺喂我，还得每过一会就给我身上擦汗。而且，

元郎虽然上班了，仍然惦记着我，每过一个小时，他就来一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正说着，电话又响了。果然又是元郎。他听阿东说我已经醒了，便要我亲自接电话。

阿东抱我起来，我偎依在他的怀里接电话。

元郎很关切地询问，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没有事了。我感动得哭了，我说：「亲爱的…我…我很好…没有关系的

……我不是病了，只是太疲劳而睡着了……是的，我舒服极了……我从来没有这幺享受过的……你们俩都是英雄好

汉……我好幸福啊……我身上还很累，还不能起床……阿东一直在我身边，……是的，我爱他，真心爱他……他对

我真好……不，他不能取代你……你们俩我一个也不能少……你们俩都是我的爱人。你身上充满了父亲的温暖，而

阿东身上洋溢着幼弟的亲情……嗯，你二人当然不一样了，我都需要……你放心走，有阿东陪我……你走了以后要

每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哟……我想你……我在电话里吻你……唔，今天晚上不敢要了……因为明天我还要去上班和给

学生上课……不行，我自己睡不着的，我要躺在你们二人中间，要你们抱住我睡！你是问昨天吗？一共二十次高潮，

阿东数着了……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承受能力估计高了……但主要是你那招三人戏威力太大了，一下就把我击跨了…

…不嘛！我决不服输……主要是前天晚上我和阿东玩了一夜，一点没有休息……一直到五点…嗯……昨天晚上又搞

得那幺激烈……所以，我就昏过去了。你们两个都是大英雄！我好幸福呀……是的，以后节制一下吧……我会好好

保养的……不要紧，你走了以后，还有阿东呢……好……再见！再次吻你！」

【完】